



工藝新秀 / New Voice

漆的生活，慢的藝術：梁咍瑋

Lacquer, An Art of Slowness: Chih-wei Liang

採訪／賴佩君 Pei-chun Lai · 圖版提供／梁咍瑋

梁咍瑋是日本石川國際漆藝設計展唯一入選過四次的臺灣人，作品產量豐富、種類繁複多變，「漆藝的漆不是平常塗在牆上的漆，不一樣。」對材料非常重視的梁咍瑋，娓娓道來漆汁的取法，「漆的原料是樹漆，不同氣候的地方生長的漆樹，取漆的時間也不同；在臺灣是晚上大約11點時取漆，漆農把樹皮劃開，以貝殼做為容器採集，漆汁的生產量很少，一個漆農最多一次可以採七百棵樹，也只能收集到3到5kg的漆汁。」

在走上漆藝這條路之前，梁咍瑋是個上班族，從事塑膠原料的業務工作，直到十年前開始對漆藝感到興趣，下班後拜師學藝，師事父子檔漆藝創作者賴高山及賴作明，踏實學習，後來技巧漸漸成熟，在漆藝創作上闖出了一番名堂。

工作與生活，均與漆為伍

梁咍瑋嚴守著漆藝應有的步驟，從脫胎開始，先用土塑出形狀，再以一層布、一層漆的方式，重覆處理表面，直到有厚度才把土拿掉。這才只是脫胎而已。在進行表面塗裝前，要刮漆灰、調底粉，再把它塗上胎體，一不小心胎體就會變形。接下來上漆，需要重覆非常多次上漆，每次都要乾了才能塗下一層。複雜的程序讓漆藝成為一種慢的藝術，大概一、兩年能做的作品只有十五到二十個，但梁咍瑋非常堅持每一步都照老師

教的日本技術進行，有時也會運用鹿角粉等獨特的材料，「它鈣化之後燒到高溫，會變得很硬，這是日本拿來打磨武士刀的用品，可以放上一百年、一千年。我用它來磨漆器，表面可以打磨得非常亮。」

確實，梁咍瑋的作品表面都極為光潤，黑色的〈舞獅〉除了表面的亮，在沈穩的黑漆中還夾帶著高雅的金屬光澤；〈生命韻律〉是一個水滴形的盒子，它是梁咍瑋對自己母親肚子裡懷著他時的想像，圓形像是個蛹，等待裡面的蝴蝶長成。「這個盒子，要拿來裝很貴重的物品。」梁咍瑋非常感性地说。要手工做出不規則的圓形難度很高，四個面的配色布局也很花精神，但外層如血管般的生物感、內部的金銀混色，是梁咍瑋想像中蛹的樣貌。

〈青銅器〉的外形完全仿擬青銅器，梁咍瑋仔細挑選貴金屬帶有暗沈光澤的粉末，做成一道城門，上面有避煞用的一百零八顆乳釘，每一顆都是無患子，一個一個敲上去。

「無患子，是有備無患的意思，」梁咍瑋解釋，「因為城門是重要的守護。」另一件得獎和展歷無數的作品〈喜豬五重唱〉，是他從北京喜氣洋洋的大燈籠得到的靈感，正好自己也屬豬，所以他回國後就做出五隻紅色的豬，隻隻表情不同，它們是財富和吉祥的象徵。



梁咍瑋 舞獅
40×40×20cm
脫胎漆器、天然漆、瓊麻編織

梁啞璋 喜豬五重唱
30×37×30cm
脫胎漆器、天然樹漆



雖然平日工作已與漆藝為伍，但對梁啞璋來說，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即使休閒時他也想著漆，只是「平常我是嚴謹地遵照老師教我的方法，毫不含糊地製作工藝作品，但下班之後就想做些輕鬆的。」他選擇了和日常工作的立體漆藝作品不同的平面「漆畫」。他的漆畫作品數量極多而色彩繽紛。〈美麗世界〉從蝴蝶翅膀得到靈感，精緻的白色點點花紋，令人聯想起蝴蝶翅膀上的粉末；〈春風化雨〉則是純然抽象風格，線條感和漂亮的紫色，讓人無法把它和傳統的漆藝聯想在一起。而這些都是大自然的顏色，梁啞璋說明，「我畫漆畫時，想的是色彩、風的線條、水的霧氣。對我來說，這是工藝和藝術最好的結合。」

精進入道的漆藝日常

梁啞璋的漆藝創作從日常生活器皿開始，喜歡泡茶、喝茶，於是就創作了茶具，並因此又再精進茶藝，學習日本茶道。「要學會泡茶，才懂得器皿的美學。」梁啞璋認為，生活的一切美感養分，都是他創作的材料來源，而且既然有興趣，就要精進研究。藝術和生活並非楚河漢界，對他來說，藝術俯拾即是，生活無處不美，無事不能學習。

除了茶藝，梁啞璋也彈古琴，而且理所

當然地，他也會製作古琴。十年前他就認識一位製作古琴的老師，但也許是緣分未到，當時並未開啟他的古琴製作之路；直到四年前重遇故人，已習得漆藝技巧的梁啞璋才起心動念，習琴與製琴一起進行，之後甚至也賣出了一兩床作品。

樂器講究精密度，一床古琴的製作從頭到尾要一年時間，但梁啞璋也不心急，總是用工餘時間慢慢做。他解釋道，從一個漆藝家的眼光來看，古琴是非常適合以漆藝技術呈現的作品，「古琴很巧地，裡面的用料和漆藝一樣，都是鹿角粉，功能是傳音。」將漆藝技巧用於製琴，以良好的機能配以優美的外表，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；而且它還有休閒的功能，「古琴的聲音很沈穩，對我來說很有治癒、放鬆的功能。」以藝術滋養生活，以生活體驗藝術，梁啞璋的漆藝人生，就是創作與學習不輟的豐富成果。🌱



梁啞璋 生命韻律
35×45×35cm
苧麻、天然樹漆